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九十五
　　　　　　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誠齋集卷九十五

宋 楊萬里 撰

庸言

庸言十六

楊子曰二程子之學以仁為覺以敬為守以中為居以誠為歸以致知為入以明道不計功為用而韓子曰軻死不得其傳其真不得其傳耶其真不見其傳耶

楊子曰天下有至樂不笙磬而雅不芻豢而腴不麴糵而酣君子趨焉衆人去焉是未可以語俗夫也顔子不以一瓢易三鼎乃在於不遠復之一爻揚子雲不以餓顯易禄隱乃在於太玄之一書其可樂者安在哉使其有可樂必有以易其樂

楊子曰公都子之問孟子其性之説有三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此釋氏之論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此揚雄氏之論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此韓愈氏

之論也孟子之時已有三家者流之説矣言性者不入於釋必入於揚不入於揚必入於韓此三家者流之所知也不入於孟而入於公都豈三家者流之所知

楊子曰畫衣冠之法至三代則踈禹貢之法至商則容

楊子曰聖人之道猶天也一目仰之與萬目仰之見之者孰大聖人之經猶的也一人射之與百人射之中之者孰多

楊子曰以禮制俗古也以俗制禮古乎哉漢武帝招儒

生集方士雜議博採制作之勞終身不離於稽古而禮文之事終身不離於世俗去委巷而之委巷何也以禮制俗以俗制禮之異也

或曰孟子答公都子之問性曰心曰情曰才何也楊子曰安之之謂心發之之謂情能之之謂才三者一性之妙用也三者毀無以見性

楊子曰法無不良良而變則弊者起法無難復復而揺則良者遷

楊子曰人之於善最患於賤其所已得而貴其所未得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不得之貴與賤之心相爲循環非終其身循環其已乎

楊子曰夜氣氣之歸根也平旦之氣氣之將春也自此以往其微緒千萬而其大變有五然於五大變之中其存者二其居存亡之間者一其亡者二曰夜氣曰平旦之氣曰旦晝之所爲曰牿之反覆曰違禽獸不遠二者之存吾徒可以自賀一者居存亡之間吾徒可以自警

二者之亡吾徒可不大懼哉

楊子曰欲善易信善難故可欲之善不如有諸已之信且何必二帝三王之善欲之而不信之之為不可也匹夫之言非聖人之言然有能信之者可以王天下故高祖之開基信三老仁義之一言也異端之學非六經之學然有能信之者可以治天下故孝文之致太平信黄老清淨之一言也不然前堯後舜左周右孔日陳於前朝聞之夕棄之

楊子曰堯舜之允執厥中與求雞犬之放同一警孟子之免鄉人與恥指屈之疾同一憤

楊子曰古人之言意愈切者辭愈緩孟子告齊宣王當其責王臣之友不知其責士師當其責士師不知其責王

庸言十七

楊子曰修身在立主立主在有力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此修身而立主者也易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

禮弗履夫惟有雷在天上之力然後能為非禮弗履之事此立主而有力者也修身而立主立主而有力斯人也不曰真大丈夫孰為真大丈夫

楊子曰齊莊公設勇爵以募勇士而得殖綽郭最孟子設天爵以募天民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楊子曰赤子失其母而鄰之母乳之貌非母也聲非母也而撫之則母也朝而啼夕而笑始乎鄰卒乎母矣焉知鄰母之非吾母歟惟民亦然為人上者乃使鄰母得

亂吾之赤子何哉

楊子曰一杯之水不能勝一車薪之火仁之細也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仁之粗也細則功不大粗則力不精

或問孟子曰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君可要乎楊子曰君求於臣可臣求於君不可

或曰孔子主彌子則衛卿可得孔子何愛於主之以得其位行其道哉楊子曰孔子之與衛卿不可以兩得也得衛卿則喪孔子矣非衛卿之能喪孔子也自彌子而

得衛卿則足以喪孔子矣孔子如此其巍巍也而以主彌子即喪孔子故孟子曰使孔子而主癰疽瘠環則不足以為孔子

或曰百里奚之非自鬻孟子言之明矣若夫宫之竒與百里奚之諫與不諫臣子宜孰則楊子曰宫之竒哉然則孟子之言曰宫之竒諌百里奚不諌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諌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孟子之言非歟曰是孟子之意也忠者臣之

則智者臣之賊百里奚非虞之臣子乎君違不能諫而逆言之言吾知其不可諫國將亡不能死而又先去之智矣未知焉得忠故孟子與其智而已矣與日月爭光者其惟宫之奇乎哉或曰百里奚死虞則何以有相秦之功曰為人臣者節至焉功次焉婦之事夫倚市門狎不逞夫病棄之家貧離之而曰克家乎臣之事主亦然虞在與在虞亡與亡亡則百里奚無相秦之功獨不可乎或曰然則孟子曰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

世不賢而能之乎此言何謂也曰去虞之智以功没罪相秦之賢以罪没功孟子乎

楊子曰古之人責人有終責已無終

或問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何也楊子曰知新豈特可以為一時之師哉為百世之師可也然則其誰能之曰其惟孔子乎然則温故為難乎曰温故非難也温故而知新則難也然則其孰為故孰為新曰古之已往之迹之謂故出古人故迹之外神而明之之謂新

楊子曰周籍之末去文武周公諸侯之深讐也及其既去國之八百爲七十二七十二爲六七當此之時必有思其深仇而不可得者矣

或曰閔子不肯爲季氏之臣惡季氏之專魯而不忍汙其身也孔子於季桓子乃有行可之仕何也楊子曰佛肸公山之召猶欲往况季氏乎且夫子之仕於季桓子也而豈徒哉

楊子曰舜寧失不經而後世不失不辜自夫不應爲之

法始也孔子有不稅冕而行而後世有稅冕而不得行自夫擅去官之法始也而天下不治則上之人從而尤之曰法未密也噫

庸言十八

楊子曰以位為賢陽貨賢於仲尼以貲為賢季氏賢於顔子

或問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何也楊子曰忍始於八佾終於弒父與君

楊子曰衣有破補則全人有過補則賢

楊子曰春秋以一字為褒貶易以一字為義理

楊子曰易六經之首種也天穀之義播之文王芽之周公仲尼甲拆之

楊子曰一思而是非之心萌再思而利害之心生利害之心生而是非之心昏矣學者警之

或問橫渠子云日質本陰月質本陽何謂也楊子曰日火也火者天地之中女月水也水者天地之中男又問

陽陷於陰為水陽附於陰為火何謂也曰男以陷言女以麗言

或問何謂安其身而後動楊子曰安在動後非憂則悔

又問何謂定其交而後求楊子曰定在求後非辱則累

或問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何也楊子曰無心烏生無路烏行

或問莊子曰聖人觀於天而不助何謂也楊子曰循天理之謂觀加人力之謂助

楊子曰色斯舉矣有未色而舉者賢者避世其次避地是也翔而後集有翔而不集者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也

楊子曰國語謂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自以為智矣不知夫福者競之端禍者盈之報擇福以輕其禍猶重而况擇福之重者乎使此智可行則李斯之禍免矣

或問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何如楊子曰文視諸侯則正視桓公譎矣桓視文則正視三王譎矣

楊子曰君子其上行道其次守道其上捐身其次潔身

楊子曰聖人以道行命中人以命行義

楊子曰天下不一則不治戰國是也不一則不亂秦是也

或問何謂一何謂中楊子曰會之曰一約之曰中

楊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而況君子登顔孟之東山登周孔之太山乎

或問儒者謂封建不復古不復矣何如楊子曰孟子欲

天下定於一世儒欲天下定於萬

或問門人厚葬顔子夫子奚而不可也楊子曰顔之心門人知之乎知之者夫子也然則顔之心奚若曰顔之所恥門人之所榮顔之所榮門人之所恥

楊子曰神有不能窮而化無不可知窮神則人不弱知化則天不强

或問何謂窮神知化楊子曰神者心也化者天地萬物之變也不盡其心不違其變

楊子曰世之所謂為人者我知之矣其所騖者是也舉一世之所騖而不置者曰飲食男女焉而已矣飲食男女之外無行焉是果古之所謂為人者耶古之所謂為人者何也將以並天地而三之焉者也且天地若此其至大也吾人若此其至小也以至小並至大其必有以也將以其止於飲食男女之能而已耶抑不以其止於飲食男女之能而已也若曰以其止於飲食男女之能而已也則夫飛焉者走焉者亦皆能吾人之所能也吾

人能彼之所能而遽自以為足以並天地彼能吾人之所能乃不足以並吾人也今吾之所能未離乎彼之所能求以異乎彼且無以異乎彼也而欲以並彼之所不得並也遐矣哉

庸言十九

或問詩有六義何如楊子曰此説詩者失之也詩之體有三詩之作有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此詩之體也一曰典二曰賦三曰比此詩之作也何義之有

或問陽貨饋孔子豚孔子受焉繆公亟餽子思鼎肉子思辭焉何也楊子曰惟陽貨之餽不可以不受惟繆公之餽可以不受

或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也楊子曰天因物故易地因天故簡

或問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何也楊子曰聖賢以易簡

成小人以智巧敗易簡無他因天下萬物之理而順之耳

或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何也楊子曰以地之明知天之幽以始之生知終之死見其一知其萬也何也明必有幽始必有終也其理必然不足怪也

或問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何也楊子曰氣之精者凝而為物故有知而謂之神氣之逝者

遊而為變故無知而謂之鬼魂者氣也鬼者體也亦謂之魄故神存則物生神去則物死神者體之主人體者神之傳舍

或曰作易者誰乎非聖人孰能之楊子曰非也然則孰作之曰天地然則天地能作易乎曰天地不能作易而能有易有易者具是理作易者書是理猶繪事焉物必有其生繪乃肖其生世無日星何從而繪日星世無山龍何從而繪山龍是故天地者易之生也易者天地之

肖也彼以其天我以吾乾彼以其地我以吾坤不觀乾坤二卦乎此之貴賤彼之卑高此之剛柔彼之動靜吉凶者其萬物變化者其象形也故繫辭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或問道者不可須臾離何也楊子曰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也魚可須臾離於水則人可須臾離於道

楊子曰水為氷雨為雪精氣為物也聖人因其有而處
其有不以無廢有氷為水雪為雨遊魂為變也聖人因
其無而聽其無不以有遁無異端反是
或問何謂鬼神之情狀楊子曰情存則神狀存則鬼
或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何也楊子曰晝則作夜則息
死生一晝夜也晝夜一死生也
或問今不如古信乎楊子曰奚而不信古者官人以世
後世官人以人古者士大夫專殺後世天子不專殺古

者士死必以殉後世天子不以殉今不如古奚而不信

楊子曰有所志則必有所不志有所不志則必有所志

楊子曰武帝問禹湯水旱厥咎何繇公孫弘對曰湯之旱桀之餘烈也弘之為湯諱巧矣桀亦無辭也至曰堯遭洪水未聞禹之有水也弘知為禹諱矣獨不為堯地乎獨不慮堯之有辭乎聖人未嘗諱過也獨諱天災乎為聖人諱過者小人之諛也為聖人諱天災者又諛之諛也弘諛湯而諱湯之旱諱湯而移之桀知桀之無辭

而後發也猶諱父而移之盜也又以訣湯者訣禹又以諱禹者移之堯此訣之窮也猶諱父而移之祖也堯固無辭也非惟無辭也猶將引咎以罪已也三聖一道也弘訣其二毀其一豈惟毀其一又援堯之手而坐於桀之側堯亦無辭也桀何顏哉而弘獨有顏以見堯㓕文仲曰禹湯罪已由弘之言則㓕文仲之言妄矣

庸言二十

楊子曰成天下之事者譬之山行而攀木焉陟者以順

攀為進降者以逆攀為進事之成豈一端而已哉

楊子曰人有一足履甲之舟一足履乙之舟不惟不受於甲亦不受於乙人有一足居閫之内一足居閫之外不惟不信於外亦不信於内故髙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

楊子曰梓人能為明堂路寢而居無廬輪人能為乘輿玉輅而出無車仲尼能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業而粮無餘

楊子曰有諸已而求諸人無諸已而非諸人此君子之事也聖人不然有諸已而不求諸人無諸已而不非諸人

楊子曰喜者陽之循怒者陰之拂欲者陽之伸懼者陰之詘不動於陰陽之謂性動於陰陽之謂情動而復於不動是為聖賢君子動而不復不復而無不之也民斯為下矣彼異端者甚惡四者之情而求去之情可去性亦可去矣不惟性可去陰陽亦可去矣

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何謂也楊子曰一陰一陽而非道何者為道一陰一陽天地所不能逭也而况人物乎陰陽之在天地其位為高下其精為日月其運為寒暑其物為水火闕其一則天地息陰陽之在人物其耦為夫婦其親為父子其分為君臣其道為仁義其事為徳刑其類為君子小人與夫飛潛動植闕其一則人物息天地也人物也均物也所以行天地人物者道也不能不有之謂物不得不行之謂道

或問上繫首章既曰天尊地卑又曰乾坤定矣何謂也楊子曰天下有二易有造化之易有策書之易造化之易原乎太極策書之易成乎聖人夫易豈聖人之私書哉太極以易書示聖人聖人以易書述太極如是而已爾未喻曰聖人觀彼之天地得吾易之乾坤觀彼之卑高得吾易之貴賤觀彼之動靜得吾易之剛柔觀彼之萬物得吾易之吉凶觀彼之形象得吾易之變化天之除雇嘗假手於成湯天之作易亦假手於三聖

楊子曰克已復禮不可以有已為仁由已不可以無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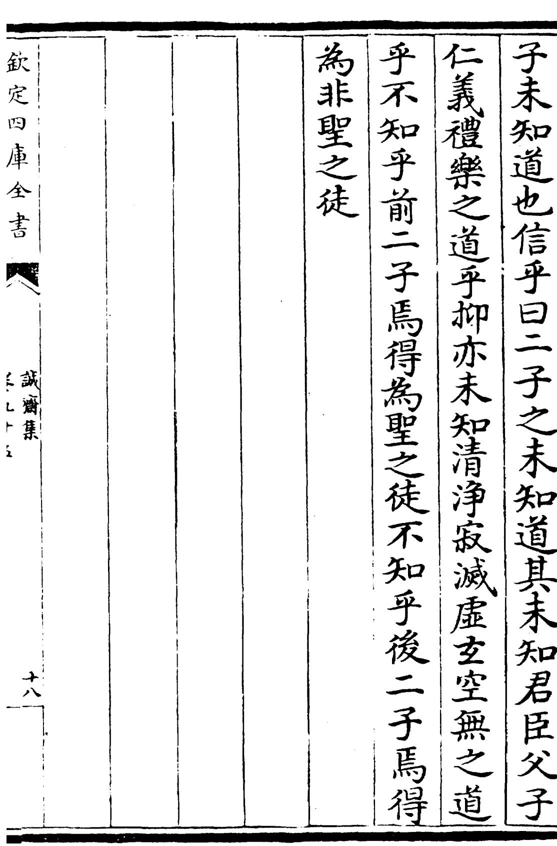
或問涉世當若之何楊子曰寧得罪於君子毋得罪於小人得罪於君子君子必察得罪於小人小人必殺

楊子曰古之法亦疎矣未若後世之備也舜寧失不經未有不應為之章也孔子不稅冕而行未有擅去官之章也

或問賜自以不如回為其聞一知二聞一知十之相遠也何如楊子曰子貢聞一知二多矣聞一知十可乎

或問孔子謂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又謂子貢曰吾道一以貫之何謂一楊子曰入乎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謂一出乎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謂二然則孰為二曰楊墨也申韓也釋老也

或問韓子歐陽子何人也楊子曰聖人之徒也何以知之曰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能言距楊墨者也韓子歐陽子能言距釋老者也能言距楊墨者為聖之徒能言距釋老者非聖之徒乎然則或謂二



子未知道也信乎曰二子之未知道其未知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道乎抑亦未知清淨寂滅虛玄空無之道乎不知乎前二子焉得為聖之徒不知乎後二子焉得為非聖之徒

誠齋集卷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七十三 集部

誠齋集卷九十六

宋 楊萬里 撰

解

天問天對解引

予讀柳文每病於天對之難讀少陵曰讀書難字過然則前輩之讀書亦有病於難字者耶病於難前輩與予同之初病於難而終則易焉予豈前輩之敢望哉因取

離騷天問及二家舊注釋文而酌以予之意以解之庶以易其難云

天問天對解　　屈原問柳宗元對

問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遂古往古也太古天地未分之説傳之者誰何以考究

對曰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鴻靈幽紛曷可言焉

古蓋茫乎其不可考也傳其有初者虛誕者為之也

鴻荒靈怪幽深紛紊何可得而言哉言且不可得而言也考且一作曷得而考也耶

問曰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為

日月之夜冥晝昭何以然也其理瞢然而闇誰能窮極之者天地之馮馮而盛滿萬形之翼翼而衆多何以然也其像初誰識而命之者人物之明明鬼神之闇闇是又誰為之者時是也馮馮盛滿翼翼衆也見

顔師古漢書禮樂志桂華馮馮翼翼

對曰曶黑晰眇往來屯屯厖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為

焉曶音忽

曶爽昭晰而為晝昏黑窈眇而為夜蓋日往月來月

往日來自爾而已屯屯而昧焉則冥昭瞢闇之理蓋

不可得而窮極也二儀之盛滿者自盛滿爾萬形之

衆多者自衆多爾人物之明明者自明明爾鬼神之

闇闇者自闇闇爾倏焉而革泯焉而化此其厖昧之

氣像葢不可得而測識也日月晝夜之由不可窮也天地人物鬼神之由不可識也又孰有為之者哉葢亦强名之曰惟元氣存而已留爽見漢郊祀志謂昧爽也

問曰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此穀梁子之言也陰陽三合若之何而本原若之何而化生

天體之圜也孰與之營造而能圜天重之九也孰與之量度而有九凡如此者奚而功誰之作哉

對曰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无營以成沓陽而九轉輠（音踝）渾淪蒙以圜號冥凝玄釐无功无作

陽陰之合以三而元氣統之以一炎者元氣之吁也冷者元氣之吹也吁而吹吹而吁炎而寒寒而炎交錯而自爾功者也其始無本其末無化天之九重者

陽數之合沓而積者爾天之圜體者一氣轉輪而渾茫者爾烏有所營烏有所度哉其凝而結也冥然而凝莫見其所以凝其釐而治也玄然而釐莫見其所以釐烏有所功烏有所作哉䝉加也號名也天之圜亦豈真圜耶人不見其際而見其圜故加之以圜之名而已故曰䝉以圜號

問曰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音注又音樹

天維之斡旋何所繫綴天地之垠涯又何所加八柱九天亦同此問也

對曰烏傒繫維乃縻身位无極之極涬彌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皇熙亹亹胡棟胡宇完離不屬焉恃夫八柱无青无黄无赤无黒无中无旁烏際乎天則

天有繫以維則羈縻其體與位矣天無待於繫者也

天有極以加則有形而不大矣天無極而大者也皇熈者天大而廣也天廣大而亹亹不息不棟不宇全

然離物而無所連屬豈有八山為柱之恃哉九天者東曰皞天東南曰陽天南曰赤天西南曰朱西曰成西北曰幽北曰玄東北曰變中央曰鈞天也天無色而亦無方豈有九天之涯際哉

問曰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天地之旁角誰知其衆多之數天運之會合何以有子丑之辰辰者日月所會也沓合也日月列星亦同

此問

對曰巧欺滛誑幽陽以别无隈无隅昌懵厥列折篿剡筳午施旁豎鞠明究曛自取十二非余之爲焉以告汝規爕魄淵太虛是屬碁地萬熒咸焉是託懵莫孔切篿音專筳音廷竹也楚人折竹以卜

巧謂機巧也滛謂巫史之滛讆也午施者布算於中而横也旁豎者布算於邊而直也鞠者推也規者圜也爕者日也魄者缺也淵者月也日者火之精故曰

魄曰無缺故曰規魄也月者水之精故曰淵月至望後生魄則缺故曰魄淵也萬熒者星也蓋天地之列位有幽陰陽明之别而已烏有所謂隈隅旁角也哉謂之有隈隅旁角者機巧滛諬之言欺誑云爾天運之推移有晝而明夕而曛而已烏有所謂十二辰之定名也哉謂之有十二辰者卜筮之人折竹施布以推究晝夜之强名自取云爾然則隈隅之數十二之名豈天之作為哉是皆非天之所作為則屈子以此

問天天亦何以告屈子也故曰非余之為焉以告汝余者天也汝者屈子也至於日月安屬則有所屬焉太虛是屬是也列星安陳則亦託於太虛焉故曰咸是焉託

問曰出自暘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兎在腹

暘谷蒙汜日出入之所也夜光月也暘音揚汜音祀

對曰輻旋南晝軸奠於北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仄平

施旁運烏有谷汜當馬爲明不逮爲晦度引久窮不可以里燬炎莫儷淵迫而魄遐違乃專何以死育玄陰多欸爰感厥兎不形之形惟神是類

輻以喻天體軸以喻天極天運而極不動日之行遡天而旋以成晝者也彼孰有所謂出孰有所謂次也哉惟人見其方之仄而東則謂日出而東見其方之仄而西則謂日次於西彼未始有出次也乎施旁運亦未始有暘谷與濛汜也當日之所及則爲晝而明

不當日之所及則為夜而晦歷家引三百六十五度之説為日之行者其説久則亦窮矣又豈可以里而計哉日之炎也可違而不可並也月廹而並焉則月之光不勝日是以魄而缺焉烏有所謂死月違而遠焉則月之光得以專是以明而盈烏有所謂育月之陰也以缺為體也以陰感陰兎者陰之類也以缺感缺兎者缺之形也

問曰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

王逸云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

對曰陽健陰淫降施蒸摩岐靈而子焉以夫為

岐女既曰神靈則不夫而子也宜

問曰伯强何處惠氣安在

王逸云伯强疫鬼也惠氣和氣也

對曰怪瀰冥更伯强乃陽和順調度惠氣出行時屆時

縮何有處鄉

瀰猶彌也更去聲怪而彌怪冥而更冥彌怪與更冥

合此伯强之所以生也和順既調則惠氣行矣故伯强緣癘氣而屆惠氣以癘氣而縮者也惠氣以和順而屆伯强緣和順而縮者也莫非一氣也又烏有伯强居處之鄉

問曰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臧藏同

角東方星也曜靈日也

對曰明焉非闢晦焉非藏孰旦孰幽繆躔於經蒼龍之寓而廷彼角亢

旦之明不得不明非有所開而明夕之幽不得不幽

非有所藏而幽謂之有經躔者傳者之繆也彼日之

出於蒼龍之東特寓焉耳豈真以角亢之宿為日之

廷者耶故激其詞曰蒼龍之寓而廷彼角亢乎廷猶

太微三光之廷

問曰不任汩音骨鴻師何以尚之僉答何憂何不課而行

之鴟龜曳銜鮌音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

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腹一作鮌夫何以變化篹就

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音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音田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鮌何所營禹何所成

王逸云汨治也鴻鴻水也師衆也堯放鮌於羽山飛鳥蟲曳銜鮌而食之三年不施謂不舍其罪也鮌很愎而生禹禹何以變鮌之愎洪水之淵泉極深禹何以填塞墳分也九土禹何以能分別禹治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導水徑焉萬里曰汨謂亂不任汨鴻者謂

鮌之才不能任治水之事故於鴻水反汨亂奔潰而

益甚也書曰鮌堙洪水汨陳其五行王逸東漢人時

古文尚書未出故誤爾

對曰惟鮌譊譊音鐃鄭聖而孽恒師厖蒙乃尚其圮后惟

帥之難瞶頞使試盜堙息壤招音翹帝震怒賦刑在下而

投棄於羽方陟元子以胥功定地胡離厥考而鴟龜肆

喙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汙塗而蘖夫固不可以類胝

躬躄步橋楯勩踣厥十有三載乃蓋考醜宜儀刑九疇

受是玄寳昏成厥孽昭生於徳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行鴻下隤厥丘乃降焉填絶淵然後夷於土從民之宜乃九於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胡聖為不足反謀龍智畚鍤究勤而欺畫厥尾

鮌很愎而譊譊故近堯舜之聖而其孽不移師言推之尚之蓋衆人之蒙而不知其圯族故也后惟帥之難師疑當作師謂堯難於違衆不得已深矉蹙頞而使試焉鮌乃盜堙上帝之息壤以拍上帝之震怒故

刑而棄之於羽山堯於是升其子禹以嗣其功以鯀之孽而生禹之聖此如汙泥之生芙蓉豈以類云乎哉鯀之昏禹之昭何害於姒氏之繼豈有所謂厥謀之不同哉行鴻水而下傾之此所以降丘宅土也初無所謂寘洪泉之説也從民之宜而分九土此本於禹之聖而勤也初無所謂龍尾畫之説也為此説者皆欺者為之也左氏傳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所謂招帝震怒與此招同栁子息壤記云昔之異書有

記洪水滔天鮌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鮌於羽郊

問曰康回馮音憑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馮怒見左傳馮猶盛滿也馮怒者盛怒也王逸云康回共工名也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絶地柱折故東南傾

對曰圜燾廓大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顛隕爾力夫誰駭汝為此而以恩天極

圜燾天也天謂屈原曰天之廓大者亦立於虛而無所植則地之立豈有植乎地之東南傾亦猶吾之西北傾也已者天自謂也是地之東南傾莫知其然而然也豈康回小子之力所能觸而折絶乎誰為是說以駭汝而汝以此說恩擾天聽也陸賈傳云毋久恩汝為

問曰九州安錯川谷何洿音戶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洿深也

對曰州錯富媪爰定於趾躁川静谷形有高庳音髀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脉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壚燥疏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浟浟又何溢爲

水涸者地脉之收水流者地脉之行燥則收行則流人見其常顯流而窮於東也不知其已隂滲而環於西也人之氣血降而不升則人死矣水者天地之氣血也東而不西流而不收則天地有不死乎然則水之穴於土區也如運行於一器之内浟浟焉爾積而

不運則溢也運而不積則又何溢爲哉富媪后土神也前漢書禮樂志云媪神宴娭跕下也歸墟海也潋潋音攸水流貌

問曰東西南北其修孰多

修長也

對曰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順洞而課校修長

顀音胡孔切

問曰南北順隋其衍幾何

隤音妥狹長也衍廣也

對曰茫忽不準孰衍孰窮

問曰崑崙縣圃其尻安在

崑崙山在西北其顛曰縣圃縣圃上通於天尻古居字

對曰積高於乾崑崙攸居蓬首虎齒爰穴爰都

乾西北也是崑崙居之方也蓬首虎齒西王母也西王母居於崑崙

問曰增音層城九重其高幾里

淮南子崑崙之山其高萬五千里

對曰增城之里萬有五千

五又作三未詳

問曰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闢啓何氣通焉

天地四方之門

對曰清温燠寒迭出于時時之丕革由是而門辟啓以通茲氣之元

春夏秋冬氣之出者即四方之門也

問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王逸曰天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

對曰修龍口燎爰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口燎謂銜燭也

問曰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羲和日御也若華若木也

對曰惟若之華禀羲以耀

若木之先華受日而後先也

問曰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對曰狂山凝凝冰于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試

凝音嶷北有冰山故夏寒南有炎洲故冬暖

問曰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石山無木猩猩能言

對曰石胡不林往視西極獸言嘐嘐人名是達

西極有不木之山

問曰焉有虬龍負熊以遊

王逸云角曰龍無曰虬有無角之龍負熊獸以遊

對曰有虬螻蛇不角不鱗嬉夫玄熊相待以神

言有此二物相須而為神怪也

問曰雄虺九首儵音倏下同忽焉在

王逸云虺蛇也儵忽電光也

對曰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儵忽之居帝南北海

莊子南方之帝曰儵北方之帝曰忽王逸以為電非也

問曰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王逸云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防風氏又長狄也

對曰員丘之國身民後死封嵎之守其橫九里

防風氏身長九里

問曰靡蓱九衢枲華安居

王逸云荓水草而生於九衢之路枲麻也

對曰有荓九岐厥圖以詭浮山孰産赤華伊枲

舊注山海經多言其岐五衢又云四衢衢岐也王逸以為生九衢中恐謬又浮山有草焉其葉如麻赤華即枲華也華即花字

問曰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山海經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

對曰巴蛇腹象足覿厥大三歲遺骨其修已號

足見其大稱其長也號稱也

問曰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玄趾三危皆山名黑水出崐崘

對曰黑水滛滛窮於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

不姜未詳葢地名也

問曰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仙也

對曰仙者幽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紛華

漫汗而潛謂不死

名生而實死也

問曰鯪魚何所䲃堆焉處鯪音陵䲃音祈

王逸云鯪魚鯪鯉也四足出南方䲃堆奇獸也

對曰鯪魚人貌邇列姑射䲃雀峙北號惟人是食

舊注山海經鯪魚在海中近列姑射山堆當為雀䲃

雀在北號山如雞虎爪食人王逸誤注

問曰羿焉彃日烏焉解羽彃音畢

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令羿射中九日日中九烏
皆死墮其羽翼

對曰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屈
大澤千里羣鳥是解

舊注山海經大澤千里羣鳥之所解問作烏字當為
鳥後人不知因配上句改為烏

問曰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
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不同味而快鼂

鮀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鞠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啟棘賔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鮀音涂鼂音朝

鼂早也與朝同離遭也蠥音孼憂也台桑地名也拘隔也射行也鞠音鞠窮也謂有扈氏之所行皆窮惡也棘陳也賔列也商宮商也九辯九歌啟所作樂也屠疈剥也王逸云禹疈剥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地朱熹曰啟棘賔商當作啟夢賔天如秦穆公趙簡子夢上賔于鈞天九奏萬舞也古篆書夢字

似棘天字似商

對曰禹懲于續鯀婦亟合肢離厥膚三門以不眡呱呱之不盡而孰圖味卒燥中野民攸宇一作字攸塈彼呱克臧俾姒作夏獻后益于帝諄諄以不命復為叟耆昌戚昌孽呱勤于德民以乳活扈仇厥正帝授柄以撻克窮聖庸夫孰克害益革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違溺踐垍休居以康食姑不失聖天一本無聖天胡往不道啟達厥聲堪輿以呻辨同容之敘帝以貧嬪禹

母產聖何䯊厥旅彼淫言亂噣聰賦以不處
禹懲創於無嗣故亟娶于塗山爾豈以慾哉彼股無
胈而不恤也三過門而不視也眂即眎字啟呱呱而
不傷也而孰圖於世味之慾哉惟禹之用心如此故
卒能援天下之濕而置之於燥宇天下之民而置之
於安暨猶塈也暨者安也彼呱克臧者呱謂啟也啟
能為善故使姒氏為夏國而不使伯益得以代夏國
且禹之薦益於天非不至也而天諄諄命之不歸於

益者以啟之克臧故也益雖不受命然不失為夏之老臣益又何慼於已何孽於夏哉啟既受命而勤於德故民得以乳活也且啟之德正有扈氏不正也以不正而讎正天之所以授啟以征伐之柄以撻之也允之必窮聖之必功天之理也孰能害聖哉庸功也且夫伯益革民之艱食而使之粒食雖益之功也授天下以平土而得以稼出天下於既溺而踐履於堅土休息天下之居而康裕天下之食者實禹之功也

埴者堅土也食者食廪之食也禹之聖如此而啟又且不失禹之聖則天命胡往而不尊之哉姑者且也道者導也啟達厥聲堪輿以呻謂啟能作九辯九歌以達樂之聲而天地之間莫不歌唫之也呻者唫也辨同容之叙帝以賓嬪者何也容者和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啟之九辯九歌能分别其與天地同和始終先後之序則啟之樂大矣故能與天之和相賓易而易地皆和也與天之和相媲配而無不齊也賓者易

也嬪者配也帝者天也禹母産聖何䚕厥旅言禹母之產禹也初無愊副母背之怪詩曰不坼不副副與䚕同音逼拍切旅者背也旅與膂同謂禹生之怪者淫讆之言出於妄亂者之口而已聽者割耳而不聽此語也噣音晝口也䁝耳也聰䁝猶曰洗耳云

問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决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者言天降后羿以篡夏革命而為夏民之孽也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者河伯化為白龍羿何射眇其左目也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馮珧利決封豨是射者馮恃也珧弓名也音姚封豨神獸也言不德惟恃其弓以射神獸為田獵之娱也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者言無德以事天獻封豨之膏以祭天故帝不順不享也浞娶純狐眩妻爰謀者羿之相寒浞娶於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

浞謀殺羿也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者言羿以射

革命宜其強也何為寒浞輩交起而吞滅之

對曰夷羿滔荒割更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震

鴟厥鱗集夭於睨肆叫帝不諶失位滋嫚有洛之嫮音户

馮妻於狡夸夫一作矢快殺鼎豨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

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濫厥福寒讒婦謀后夷卒戕荒棄

于野俾姦民是臧舉土作仇徒怙身弧

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於原獸羿既滔淫荒怠割

絶夏后相而更代之此羿之自作孽也柰何誣以為天降之乎震鰝厥鱗集矢於睆者言河伯化為白龍其鱗鰝鰝不深居而妄出自取矢之集其目也睆者明星也謂龍之目如星之明也左傳云集矢於其目肆叫帝不諶失位滋嫚者言河伯為羿所射上訴天帝乞帝殺羿而帝不允葢訴之不誠故帝責河伯曰汝深守則羿何從而犯也河伯失水之位而妄出宜乎遭羿之嫚侮也有洛之嫮焉妻于狡嫮美也言洛

妃之美焉肯妻于羿之兇狡也夸夫快殺鼎豨以慿
飽者言羿自矜其以殺爲快故射封豨爲鼎實以自
飽也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濫厥福者
謂羿以豨膏腴之香而祭天帝無德而恃力故帝不
享之帝若曰何肥甘我舌喉以僭濫求福也台音怡
我也寒讒婦謀后夷卒戕荒棄於野俾姦民是減者
言寒浞伯明氏讒子弟也而夷羿以姦民爲善人信
其讒而相之宜浞與其婦謀羿歸自田殺而烹之棄

骨於野者以姦民為臧之故也舉土作仇徒怙身弧者舉率土與羿為仇而羿不之知方且徒恃其身之力與弧矢之能而已恃身而不恃民恃藝而不恃德此其亡也

問曰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音九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修盈

阻窮西征岩何越焉者言堯放鮌於險阻窮荒之地使之西行而度越岩險也化為黄熊巫何活焉者言

化而為黄熊入於羽淵雖有巫醫不能活也熊國語作能奴來切三足鼈也咸播秬黍莆雚是營者言禹能平水土使民得播黑黍於莆雚棘茨之地變蕪為田也何由并投而鮌疾修盈者由用也投棄也言何用禹而棄鮌耶豈以鮌疾惡脩長而貫盈耶

對曰鮌殛羽岩化黄而淵子宜播殖穉于丘于川維莞維蒲維菰維蘆丕徹以圖民以謹以都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克碩厥嗣後世是郊

稺玉篇云幼禾也子謂鮌之子禹也莞蒲菰蘆之地皆大徹去其蕪蔵以圖農功民讙悅而美之也都美也堯酷其父而禹能憤激以成功用能碩大其後嗣以有天下而鮌乃得配上帝於郊祀也

問曰白蜺嬰茀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音縱横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蜺雲之似龍者茀雲之似蛇者白蜺與茀氣相嬰胡為在此祠堂乎此原之所見也安得夫良藥不能固

減者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為白蜺而嬰茀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視之則子喬之尸也言得藥不善也天式從横陽離爰死者言天法陰陽從横陽氣去則人死也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者崔文子取子喬之尸覆之以敝筐須臾化為大鳥而鳴飛而去言文子焉能亡子喬之身也

對曰王子恠駭蜺形茀裳文褫搽戈猶懵夫藥良終鳥號以游奮厥籠筐眢漠莫謀形胡在胡亡

文褫操戈者褫音斯福也又褫祁宮名二義皆與此句不通褫恐當作褫音直爾切奪衣也謂文子見子喬蜺形茀裳而魂魄驚怖褫奪遂操戈以擊之也曶漠莫謀謂明爽昏黑莫得而究也形胡在胡亡存亡亦不可得而推也

問曰蓱號起雨何以興之

蓱蓱翳雨師名也雨師號呼則雨興何以然也

對曰陽潛而爨陰蒸而雨蓱馮以興厥號爰所

陰陽蒸炊而雨爾彼蓱翳特馮藉以起而號呼其所

也非號而後雨也

問曰撰體脅鹿何以膺之

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何以受此形

對曰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偶尸帝之隅

氣怪且神故生此奇怪之身脇合為一而支分為八

以主天之方隅也

問曰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鼇大龜也擘手曰朴巨靈之鼇背負蓬萊山而抃戯於海何以能安龜負山若舟使龜捨水而行於丘陵何能遷徙此山乎

對曰宅靈之丘棹焉不危鼇厥首而恒以恬夷要釋而陵殆或謫之龍伯負骨帝尚窄之

丘即蓬丘也宅于巨靈之背而不危且恬安平夷也欲釋水而陵者天若謫譴以居陵何不可之有龍伯國人一釣而連六鼇帝尚以為窄而不足夸也

問曰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顚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顚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澆多力論語曰澆盪舟至其嫂之戶佯有所求而遂淫其嫂少康因獵放犬遂襲澆而斷其首女岐即澆嫂也假縫裳而同室也少康初以夜襲得女岐頭誤以為澆故言易厥首

對曰澆婬以力兄𪊨聚之康假於田肆克宇之旣裳旣舍宜咸墜厥首

澆淫且力也故曰嫪以力

問曰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音㗭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湯謀變夏衆以從已以何恩厚之而得其從也少康滅斟尋氏易若覆舟何道以取也桀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肆其情意而湯殛之

對曰湯奮癸旅爰以嫗拊載厥德於葛以詰仇餉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惟桀嗜色戎得蒙

妹淫處暴娛以大啟厥伐

湯之奮興而變夏衆以煦嫗拊摩而得之自葛始以誅仇餉也少康復舊物故斟尋安得而保其國其易如取如攜爾以覆舟喻之猶為難也湯之亟桀非湯也桀自淫自暴以啟之

問曰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意焉

舜憂其家而其父何以使舜之鰥堯不告舜父母故

得相親也

對曰瞽父仇舜鮌以不儷堯專以女玆俾胥厥世惟蒸

蒸翼翼于嬀之汭

瞽不可告故堯自專而女焉女去聲

問曰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紂作玉臺十重

對曰紂臺于璜箕克兆之

紂初作象箸箕子歎之知必至於玉杯必盛熊蹯豹

胎則璜臺之兆箕子知之久矣

問曰登立為帝孰道尚之

天子之登立誰開道而宗尚之

對曰惟德登帝帥以首之

德則為帝天下相帥而推以為元首

問曰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女媧人頭虵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制匠而圖之

對曰媧軀虵號占以類之胡日化七十工䕶詭之

相傳其虵身則以虵占之而圖以類之也豈有化七

十之說皆畫工詭異而為之爾

問曰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

舜里以服事其弟而象欲害舜肆其犬豕之心而不

能危敗舜之身也犬體一作犬豕

對曰舜弟眂厥仇畀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

禍犬斷于德終不克以噬昆庸致愛邑鼻以賦富

舜之弟眂舜如仇浚井則㡷之以水焚廩則㡷之以火象如犬之自齗齗爾烏能禍舜而舜盡其兄之道用之為諸侯以致其愛邑之於有鼻以富其給

問曰吳獲迄古南岳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自古公之子有吳太伯而太伯採藥南岳止而不還以讓周於王季兩男子謂太伯仲雍二人皆去吳孰相期而使之去也

對曰嗟伯之仁遜季旅岳雍同度厥義以嘉吳國

太伯之仁遜王季而羈旅於南岳仲雍實同此高義

以成吳國之美度音鐸

問曰緣鵠飾玉后帝是享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

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

后帝湯也伊尹因緣烹鵠羮飾玉鼎以事湯湯賢之

以為相遂承用尹之謀而謀桀桀遂滅亡又云湯出

觀風俗而逢伊尹遂放桀于鳴條而黎民大伏

對曰空桑鼎殷諂羮厥鵠惟軻知言瞯焉以為不仁易

愚危夫曷揆曷謀咸逃叢淵虐后以劉降厥覲于下匪

摯孰承條伐巢放民用潰厥疣以夷于膏夫曷不謡

伊尹生于空桑負鼎干湯羮鵠以諂此皆妄説也惟

孟子知言視之以為不也瞷視也音胡凋切不音方

鳩切湯之伐桀以至仁而革易至愚至危之桀又曷

用揆度而計謀哉桀之於湯為叢敺爵為淵敺魚者

也民皆逃鸇獺而歸叢淵此虐君之所以為湯虔劉

也劉殺也湯覲於天下未有如伊尹者非尹孰承用

哉伐桀於鳴條而放之南巢如爲民潰其身之瘡疣
而平夷其肌膚也曷不悅而歌哉

問曰簡狄在臺嚳何宜𤣥鳥致貽女何喜
簡狄帝嚳妃也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燕墮卵吞而
生契

對曰嚳狄禱禖契形于胞胡乙鷇之食而怪焉以嘉
言契以禖而生不以燕之怪

問曰該秉季德厥父是臧

對曰該德眉考孝一作蓐收於西爪虎手鉞尸刑以司慝

少皡氏之子煕為玄冥該為蓐收言該之德能嗣於

父故列於神以主天地之刑以司天下之惡也

問曰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有扈澆國名也澆滅夏后相相之子少康為有仍牧

正典牛羊後殺澆滅扈以復夏

對曰牧正矜矜澆扈爰踣

少康以戒懼興有扈以驕淫亡

問曰干協時舞何以懷之

對曰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廹以死夫胡狃厥賊

舞干羽以格有苗不在於干羽也緩其死而開其生

則苗民何狃於為盜而不懷

問曰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紂宜憂亡者也憂則臞矣而肥何也

對曰辛后駤狂無憂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膏于肌膚

寶被躬焚以旗之

不憂故肥以貪故自焚紂衣其珠玉赴火而死武王

斬之懸其頭於大白之旗

問曰有扈牧豎云何而逢一作其爰何逢擊床先出其命何從

夏啟時有扈氏本牧豎何逢而得侯及啟攻之親擊

殺之於床

對曰扈釋于牧力使后之民仇焉寓一作寓啟床以斮

扈以力而侯故失民心而無所居

問曰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禄不但還來

湯能常秉契之末德出獵得大牛之瑞湯獵而還以禽遍班禄惠于百姓不但往還田獵而已

對曰殷武踵德爰獲牛之朴夫惟陋民是冒而丕號以瑞卒營而班民心是市

湯能踵契之德以得天下者實也班禽而獲牛者非也此陋民蒙冒而稱其瑞小惠是班以市民心湯豈在是哉

問曰昏微循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晉大夫解居父聘于吴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强暴焉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獨不愧鴞乎言循闇微之迹而有強暴之行不可以寧其身

對曰解父狄淫遭慾以赧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視以解父之强暴而遭陳婦之正言安得而不愧赧乎此解父不見陳婦之心而見其色者也

問曰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象眩惑其父以危害其兄而子孫乆長君有鼻何也

對曰象不兄龔而奮以謀葢聖孰凶怒嗣用紹厥愛

象不恭其兄而謀危其兄此象之凶也然舜之聖豈怒其凶哉不藏怒而親愛之此象之嗣所以繼紹而乆長皆舜之親愛所延也

問曰成湯東廵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濵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湯巡有莘而得妃有莘惡伊尹生于空桑故使之送
女也重泉地名也桀拘湯於重泉何罪也湯不勝民
心而伐桀桀自挑之
對曰莘有玉女湯巡爰獲既内克厥合而外弼于德伊
知非妃伊之知臣昌以不識胡木化于母以蝎厥聖喙
鳴不良謾以詭正盡邑以墊孰譯彼夢湯行不類重泉
是因違虐立辟實罪德之由師馮怒以割癸挑而讐
伊尹之聖智豈待湯之妃而後達哉以伊尹聖智之

臣湯何以不識言湯自識之也伊尹母妊身夢神女告之曰臼竈生鼃亟去毋走其邑盡為大水母溺死化為空桑有兒啼人取養之即伊尹也柳子曰或者為是説以蠹伊尹之聖也為是説者不良之人欺謾以害正道也盡邑皆溺果孰傳此夢哉其誕也必矣湯之行不類於桀故桀囚之衆怒桀之囚湯而剷夏實夏癸自挑之以致仇爾

問曰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到擊紂

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武王將伐紂紂遣膠鬲視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武王曰甲子日還報會大雨道難武王曰吾甲子日不至紂必殺膠鬲吾欲救賢者之死蒼鳥鷹也言武王之將帥如鷹之羣飛此孰聚之者白魚入舟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爭遣伐器者伐紂之器爭

先也並驅擊翼者三軍爭先奮擊其翼也

對曰膠鬲比𥨍雨行踐期捧盎救灼仁輿以畢隨鷹之

咸同得使萃之頸紂黄鉞旦孰喜之民父有𧊒嗟以美

之位庸庇民仁克莅之紂淫以害師亟圮之咸逭厥死

爭俎器之翼鼓顛禦讙舞靡之

𥨍沫也紂將殺膠鬲而為沫矣故武王如期而往如

捧盎水以救焚灼顛禦未詳𧊒音禧

問曰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

悔夫何為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衒何號乎

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周昭王南遊以越裳氏不獻白雉親往逢迎之為楚人所沈悔貪也妖夫者周幽王前世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寔亡周國後有夫婦賣此器者以為妖執而曳戮之於市夏之衰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予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糈而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至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為玄黿入後

宮處妾遇之而孕生女棄之被戮之夫婦聞啼聲哀而收之奔褒褒人後獻此女是為褒姒梅音每

對曰水濵翫昭荆陷弑之繆迓越裳疇肯雉之穆懵祈招猖佯以遊輪行九野惟怪之謀胡紿娛戴勝之獸觴瑶池以送謡孺賦厥詵爰靡其弧幽禍拏以夸憚褒以漁謡嗜蔑殺諫尸謗屠孰鱗豢以徼而化黿是辜孺一作濡

祈招之詩見左傳西王母虎骨戴勝觴穆王於瑶池之上為王謡其詩曰白雲見列子孺賦厥詵詵疑當

作說言幽王以侵漁其民而亡以淫於嗜慾而亡以
輕殺諫臣而亡豈有歸咎於龍漦化黿之說與夫檿
弧之謡哉此世儒繆說害之也
問曰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
齊桓一人之身而始乎九合諸侯終乎一身不保天
命之佑與罰何不常也
對曰天邈以蒙人幺以離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桓
號其大任屬以傲幸良以九合逮孽而壞

天遠而幽人小而散何可以合天人而論之又從而責其罰佑之不常哉齊桓之事皆自取爾天何與焉挾其大以號令天下而忽于屬任之人故幸而得良臣則能成九合之功乃不幸而遭嬖孽小人則壞矣皆人事非天命也

問曰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梅音浼

雷開紂之佞臣也聖人文王也

對曰紂無誰使慼惟志為首逆圖倒視輔讒以罷干異色死雷濟克后文德邁以被芮鞫順道醢梅奴箕忠咸喪以醜厚

紂誰使之慼哉志使之爾志使之慼故倒行逆施惟讒是罷比干以異已而死雷開以同惡相濟而佚也文王行德以被天下故虞芮之訟順之紂以醢梅伯之直奴箕子之忠故忠良皆喪而醜德愈厚

問曰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何
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昌號衰
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遷藏就岐何能依
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
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武
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鞭喩政也
殊能將之謂后稷有將相之才也帝謂紂也武王承
稷之業誅紂而切激數其過也伯昌文王也紂號令

既衰文王執政以為州牧也徹彼岐社者武王誅紂
徹去邠岐之社而為天下大社也遷藏就岐言文王
徙其寶藏來就岐下也受賜玆醢者文王受紂所賜
梅伯之醢以祭告於上天也師望呂望也在肆鼓刀
文王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以歸
也載尸者武王載文王木主以伐紂也馮音憑
對曰稟靈而功篤胡爽焉翼冰以炎盍崇長焉既岐既
嶷宜庸將焉紂凶以啟武紹尚焉伯鞭於西化江漢滸

易岐社以大國之命以祚武踰梁橐囊𩛰仁萃蟻妲滅淫商痛民以亟去肉梅以殞烏不台訴孰盈癸惡兵躬殄祀才伏牛漁積内以外萌岐目厥心睩眂顯先奮力屠國以骿髖厥商發殺昌逞寒民于烹惟粟厥文考而虔予以徂征

易岐社以大者易一國之社為天下之大社也踰梁橐囊者詩所謂于橐于囊也𩛰仁萃蟻者文王遷岐而民從之其仁如𩛰其萃者如慕𩛰之蟻也𩛰蟻見

莊子烏不台訴者台音怡我也我者天自謂也言紂
肉梅伯以爲醢而頒諸侯諸侯焉有不訴於天者哉
大抵屈原天問原之問天也栁子天對栁子代天而
荅原也孰盈癸惡者言紂之惡盈於夏癸故兵其躳
而殄其祀也牙伏牛漁者姜子牙隱伏於屠釣非真
屠釣也其隱德於内而見於外惟文王能見其心甚
明故太公樂爲之用屠商如屠牛之髀髖也髀髖見
賈誼傳發殺昌逞寒民于烹者武王之殺紂非有憤

悒而逞也出民於烹熬之中而置之寒凉之地而已

惟栗厥文考者栗當作栗武王曰予克紂惟朕文考

無罪武王祗栗文考之靈故伐商也而虔予以徂征

予亦天自謂也武王之伐商下畏文王上畏天命故

徂征爾又栗者文王之木主也以栗木為主也虔予

一作虔子言虔其子道以徂征也禮小祥以栗為主

問曰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伯長也林君也晉太子申生雉經也墜古地字

對曰中譖不列恭君以雉胡螟訟蟯賊而以變天地

恭太子為驪姬譖之於內而不得陳列也死者如蚓

之訟譖者如蟯之賊爾此安能感天地栁子之論大

抵以天人為不相關以天理為漠然無知皆憤懟狠

忮之所發非正論也

問曰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天命王者何以有易姓

對曰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肖怠以棄天又佑之

德則畀怠則奪也天又佑之言不祐也

問曰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湯初臣伊尹後乃師承之何卒使湯官天下而垂緒

官天下謂王天下也

對曰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績

臣之茲謂昧承之茲謂昭

問曰勲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吳王壽夢生諸樊諸樊生闔廬少放在外及壯而厲其武

以流其威

對曰先徵夢祖憾離以厲彷徨激覆而勇德益邁

惟其憾於離散是以厲其威武

問曰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彭鏗彭祖也進雉羮於帝堯壽八百歳猶自悔不壽

恨枕髙而唾遠

對曰鏗羮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

其死自晚爾豈有饗其羮而使之壽者

問曰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

牧草名也中州有岐首之虵争共食牧草自相嚙

對曰虺𧏙已毒不以外肆細腰羣螫夫何足病

虺胡對切蠶蛹也

問曰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昔有女子采薇驚而走至回水之上止而得鹿家遂

昌有福喜也

對曰萃回偶昌鹿曷祐以女

其冐偶然鹿何為焉

問曰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音諒卒無禄

秦伯有犬弟鍼請之百兩謂車也魯昭公元年秦鍼

奔晉其車千乗坐車多故出奔

對曰鍼欲兄愛以快侈富愈多厥車卒逐以旅

以多車而卒為旅人於晉也

問曰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

何云荆勲作一作徇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

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一作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

王逸曰屈原放逐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及古賢楚人因論述之故其文義不次敘云薄暮雷電原所問略託日暮欲去天雨電也厥嚴不奉者楚王之威日墮不可復奉雖求福於天無如之何也伏匿穴處者原將退伏巖穴復何言也荆勲作師者言楚先王之功與楚之衆將亡而不

長久也悟過改更者言楚王能悟而改則又何言也
吳先爭國久余是勝者言楚嘗為闔廬所勝不可不
戒也環閭穿社爰出子文者原見楚將亡而無賢人
以救之故思得如楚先王時賢臣令尹子文也吾告
堵敖以不長者楚人謂未成君而死者曰敖堵敖者
楚文王兄也原哀懐王將如堵敖不長而死以此告
之也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者言原何敢嘗試其君
自號忠直之名以彰於後世乎誠以同姓義不容已

也

對曰咨吟于野胡若之很嚴壂詛殄丁厥任合行違匿

固若所咿嗄忿毒意誰與醜齊徂秦啗厥詐讒登狡

庸咈以施甘恬禍凶亟鋤夷愎不可化徒若罷闔綽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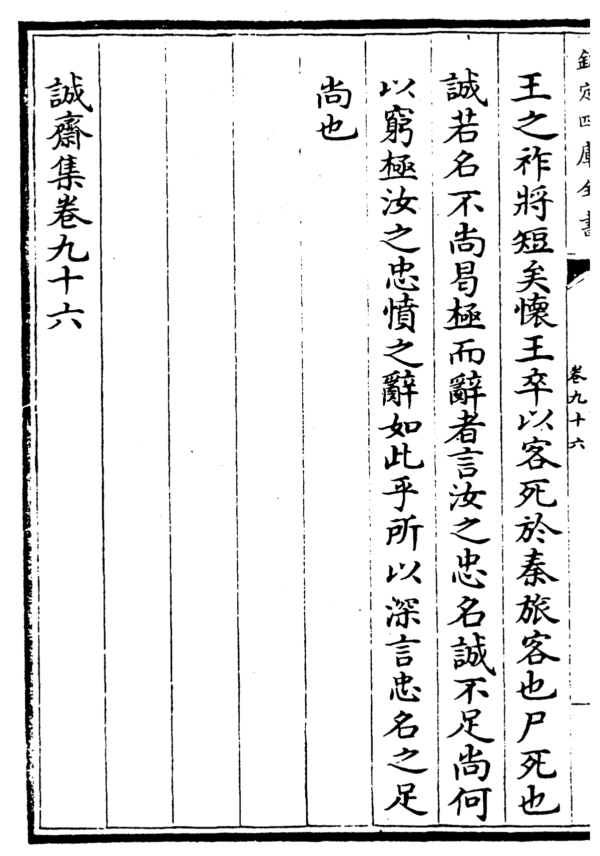
武滋以侈頹於莬不可以作急馬庸歸款若敖之閼以

旅尸誠若名不尚昌極而辭

言原之咨吟於埜何其很然憤懣而不釋也楚之威

將壂而詛將殄自有當其任者道合則行道違則匿

固其所也原之呷嗄怨毒意欲與誰合哉楚與齊久交而絶之與秦宿讐而往朝之餌於秦之詐而不自悟也讒者登之狡者用之楚之政所以逆理咈衆而施也禍亾且至而甘於處鋤滅不遠而恬於翫此其愎諫固不可化矣原之忠懇憂怛徒自汝瘦而已何救於楚之亡哉闔廬以武而强以侈而頽而况楚哉於莬子文也原之思子文而子文死矣不可作矣原其誰與歸也欵告也閼夭閼也若敖謂懐王也告懐



王之祚将短矣懐王卒以客死於秦旅客也尸死也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者言汝之忠名誠不足尚何以窮極汝之忠憤之辭如此乎所以深言忠名之足尚也

誠齋集卷九十六

謹案卷九十五第四頁後一行君子以非禮弗履

原本弗作勿据易經改

卷九十六第三頁後四行轉輠渾淪按栁集轉輠

作運轅

第四頁後四行完離不屬按栁集完作宏

第五頁前五行隅隈多有原本隅隈訛隈隅据楚

辭改

第五頁後四行綦地萬熒咸焉是託原本地訛施

馬是訛是馬据栁集改

第六頁後五行出自暘谷按楚辭暘作湯

第六頁後六行厥利維何而顧兎在腹按楚辭兎作菟

第八頁前六行和順調度惠氣出行按栁集和順作順和惠作應

第九頁前六行僉答何憂按楚辭答一作曰

第十二頁前七行九州安錯原本州訛河据楚辭

改

第十三頁前六行夫何澒洞而課校修長按柳集

澒一作鴻

第十六頁後六行靈蛇吞象厥大何如按楚辭靈

或作一大或作骨

第十八頁前七行降省下土四方按楚詞一本無

四方二字

第十八頁後二行皆歸射鞫而无害厥躬按楚辭

鞫作鞠

第二十四頁前八行克碩厥嗣按栁集嗣作祀

第二十四頁後五行白蜺嬰茀按茀疑當作霈

第二十五頁後八行陽潛而爨按栁集作幽陽潛

爨

第二十六頁前三行撰體脅鹿何以膺之按楚辭

作撰體協脅鹿何膺之

第二十九頁後一行胡曰化七十按栁集日上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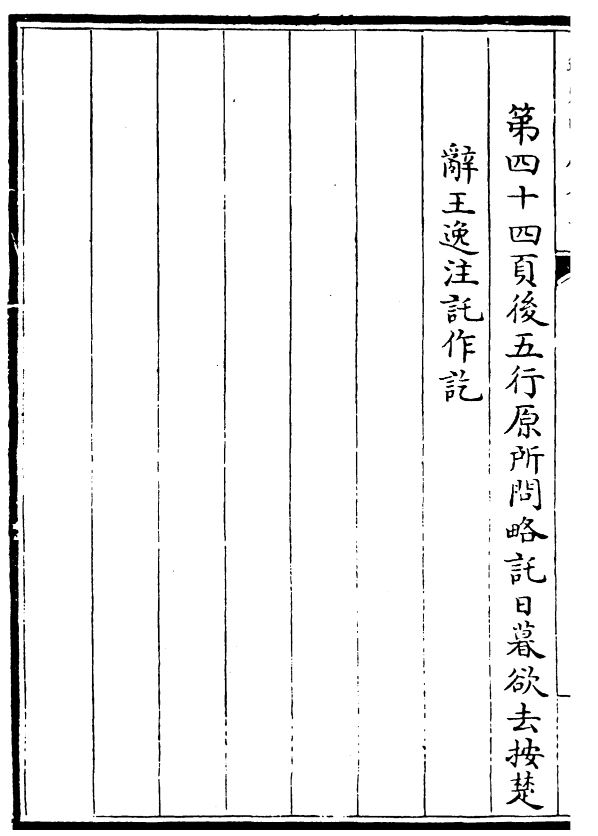
曰字

第三十九頁後一行帝何篤之按楚辭篤一本作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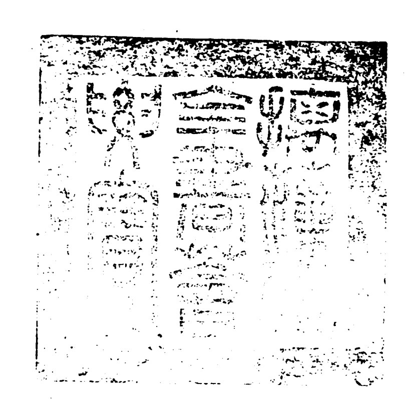
第四十頁後四行以髀髖厥商按髀髖當作髖髀

第四十一頁後七行何感天抑墜按楚辭一本無何字

第四十三頁前四行受壽永多夫何久長按楚辭一作壽命永多夫何長



第四十四頁後五行原所問略託日暮欲去按楚辭王逸注託作訖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衛子忠